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蔡　縱季直　參閱

王靖遠忠毅侯奏疏

疏　王驥

請陝西兵分班赴京疏　陝西班軍

昨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曹斂等奏所屬衛所路當衝要軍士差遣者多見在者少欲盡留兩班赴京操

備官軍五千九百六十人守備有旨令臣同成國公朱勇計議臣等以為陝西去京路遠官軍半年一更往復奔馳不得休息宜將操備之數分作三班更代則一班之人在京常有二班在衛守備彼此不失庶幾兩便

請選擇衛所官員疏

衛所官員

鎮守山西都督僉事李謙言欲嚴飭武備莫若委任得人則事無不舉成國公朱勇亦言比者各都司衛所俱缺老成能幹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經年離職不

思在任躬親撫卹整齊軍伍逃亡愈多虛費供億臣
詳勇等所言宜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及總
兵鎮守官從公推選每都司衛所掌印官各一人及
選老成能幹佐貳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專一
整飭軍馬繕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較屯種稽考勘合
勾軍之人若有作弊即須究問軍器缺少則依洪武
永樂中舊例有司支給物料成造凡有調遣軍馬須
憑各委官員差調如軍士缺少器械不精臨期誤事
悉治其罪非有警急重務不許輙差仍以選定官員

職名，徑自造冊回奏，又天下衛所，凡勾軍丁，須憑兵部勘合，在外衛所，則于都司填給，直隷衛所，皆兵部編與收用，本部俱無稽考，是以差去之人，肆情延緩，軍伍久缺，勘合無銷，宜將南北直隷衛所原發去勘合并底簿，拘回五軍都督府收掌，各衛應取軍丁，皆赴府出給，嚴限拘銷，每至年終，則所給勘合，差去人名，造冊送部查理比較，庶革舊弊，

令行凡法然文移往還動經歲月也

計處軍士疏

南京龍虎左豹韜右二衛，請到軍士，開在營口衆，月

糧不足養贍，致逃匿者多。請令襄城伯李隆審勘，果有不能養贍者，留正軍當房家口在營，仍留一丁協助生理。其餘願還原籍者聽。又廣西貴州二都司所轄衛所軍多逃亡，勾軍官旗千五百餘人，淹延在外，有至二十年不還者。都司亦不循例以戶丁補役，致使部伍久虛，調用不足。比者貴州奏取廣西操備官軍，有旨候逃故者勾補足用，乃許發回。謙欲移文總兵官蕭授山雲嚴督貴州廣西二都司屬衛勾軍官旗，凡所勾軍士，務欲完足。有沒埋作弊者，具實以聞。

北虜疏

北虜阿魯台爲瓦剌所破其部落潰散外懼瓦剌內畏官軍不得已內附 皇上棄其舊過大霈仁恩賜以官爵給之土田及屋宇器用鞍馬牛羊等物雖三代聖王綏柔遠夷之道何以加此臣等竊觀此輩狼子野心强則侵犯邊境弱則垂首乞憐今其降者皆出敗亡之際困苦無依假名歸順心實不然若一槩授之以官非惟官爵濫及而亦供億爲艱請自今以後非率部屬及攜家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

以聽征調。

京衛勾軍疏

京衛勾軍

在京衛所勾補軍士，多無房屋居住，及被官旗侵害，乞勅行在工部相撥空地，起盖營房，然亦不能濟目前之急，宜差監察御史給事中各一員，督五城兵馬于原分定衛所地方，將新到軍士，暫于軍民等家借（此須約束嚴明）住，給與月粮，修整營房，（必無擾民之患）仍令原委官員，不時巡視，敢有私役科差者，具奏問罪，仍移文在外都司衛所，一體存恤。

邊務五事疏

一陝西各衛操備官軍，缺馬數多，隸將布政司官庫收貯綿布，平價買馬三千一百匹，仍于在京操練馬內，選摘四千匹，送給官軍騎操。其都督蔣貴所領官軍，月久艱難，宜于在京官軍再選二千代回，仍勅南北太僕寺選馬一萬五千匹，給各營調習俟用。一賞罰以示勸懲，宜將甘肅折粮銀六千兩，及布絹八千匹，分委各總兵官掌之，凡有功者量其輕重，從公給賞。其臨陣畏縮者，即軍中斬之。一爲事官各處立功

諸邊軍法最嚴肯殺斬

必敬三軍股慄所以所向有功

殺賊者、限滿復職、求嘗責其功效、故玩愒歲月、惟覬
滿限。今議定功次獲三首級者、贖其死罪、獲二級者、
贖其徒流罪、俱令復職、功倍者原衛掌事。無功者死
罪終身。徒流滿日、雖復職仍于軍前哨備。一、操備官
軍衣鞋、日久損敝貧乏無措、請以陝西布政司及行
都司收貯大布。人給二疋。俾為禦寒之具。一、近年荒
歉、撙節邊儲、軍士月支本色米五斗多係青科粮粗
養贍不給、餘折布疋、米貴布賤、不償所值、議支料者
加一斗、其折大布者月一疋、庶少裨之

平虜方略疏

臣奉勅往甘肅集邊將圖上平虜方略、今會總兵等官鄭銘等、議兵貴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處。則賊來或東或西。我軍疲于奔命、宜分兵四處、各命將臣。分領守禦、自莊浪西抵古浪浪城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界。以屬都　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至板井。以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臙脂堡。西至深溝墩、以屬都督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以屬都督

務責、仰其各守地方。訓練士卒、賊至則各自拒禦。去勿窮追。如賊大舉入寇。則五相應援。併力截殺。如此則内外有備。將士齊心。軍無奔走之勞。民省轉輸之苦。

邊務疏

邊務

一近令邊衛菜果園、俱依内地納鈔、然甘肅十三衛所僻居極邊、寒早暖遲。雖有山桃野杏。俱酸澁不堪食。又商旅少通鈔、甚難得。請悉蠲之。一近制屯田種子、今于在城官倉上納、來春復于官倉関領、播種、然

諸屯去城遠者二三百里，往返不一。遵舊制，于各屯設倉收貯，及時遣官給散。一征哨官軍去家不及一月者，宜按月給與行糧。一甘肅地方在在有鹽，官聽官軍取去，毋令納鈔。一邊徼地方土寒，五穀稀少，米價甚高。西安諸府運至折糧布絹，設如民間所取給之，則捐軍多矣。宜如甘肅價給軍。

覆何文淵疏　　麓川叛寇

時王振好兵，遂決三川之役，雖威震西南，然役十五騷然矣

該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唐虞之時，有苗弗率，帝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然彼不臣服于大禹徂征之時而來格于帝德誕敷之日此其悉義之心終不可得而泯滅也今麓川叛寇思任發逆兒造禍反道敗德廷臣合詞請兵征討臣竊以爲麓川之在南陲一彈丸之地而已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免萬餘以大軍臨之固往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寬其斧鉞之誅與我羽旄之舞命雲南總兵官都督沐昂量調官軍同僉都御史丁璿于金齒操備且耕且守仍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一

貝躬苗彼處宜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同有苗之格心討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如是而更冥頑弗率然後命郡等調發官軍相机勦絕並徒王法之所不容而亦神人之所共怒也臣等謹得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似有不同蓋唐虞之時去古未遠其地不過九州要荒之外止于羈縻而已然苗民來格猶不免有三危之竄今我國家混一四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思任發自父祖以來荷國厚恩授職宣慰稍今六十餘年乃敢糾集醜類屢抗王師雖蒙其罪馳

恩彼郏怙終稔惡釋此不誅誠恐本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處、覘視窺覦、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貽患邊境乞于先選定西伯將貴都督李安并今選都督劉聚都指揮宮聚冉保內命三員爲總兵官及左右副將、其副將二員、分統南京湖廣貴州四川等處官軍土軍人等教習訓練、仍命戶部左侍郎徐晞往來巡督、兵行之日、與先差僉都御史丁璿協同餽餉然猶先遣彼處通曉夷語頭目人等諭以禍福曉以順逆賊若革心、或詣軍門輸款、或遣子姪來貢、復還所掠、取自

上裁如其不然會合各處軍馬屯聚金齒先期遣人齎勑諭木邦車里八百緬甸大候等處起集夷兵或分道或併力或左右夾攻或內外相應刻期並進直擣賊巢擒其渠魁獻俘闕下誅其黨惡梟首藁街以雪天威以靖邊境庶洩神人之怒快遠邇之心此實臣等區區之至願也

貴州軍糧疏 貴州屯田

貴州官軍月糧皆于四川關支相去甚遠舟車不通各衛差一二人總領其糧動以千數皆賤糶之而軍

士不過得鹽一斤半斤而已。况四川之粮，皆百姓肩挑背負，積之甚艱，而出之甚賤，以致軍士妻子衣食不給，皆剋減粮度日，而親管官員又不矜恤，剝削萬端，按察司及御史以地方廣闊，巡歷不周，俾被害軍士飲恨吞聲，無可控訴。亦見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子粒足給官軍，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餒，人不聊生，誠為可慮。乞選堂上官一人及推能幹按察

司副使或僉事一員照陝西例于行在錦衣衛管事官選調一員署貴州都司事使其提督衛所鎮撫蠻夷經理屯田詢察賢否庶幾奸弊可革邊境寧謐

麓川奏捷疏　麓川奏捷

去年十一月初十日既破上江賊寨由夾蒙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左副總兵都督同知李安領軍隄備臣等由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人哨至杉木籠山賊首思任發令陶孟韋者罕心等率其衆二萬餘據高山中立

硬寨左右山巔連環為七營首尾相應左參將官聚
右副總兵劉聚分左右翼攀緣山嶺林木而上攻之
不下臣等遂同內官蕭保由中路進左右翼亦賈勇
夾擊賊遂潰殺靠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餘賊遁
歸巢穴乘勝進攻頓能巴至馬安山軍勢大振于十
二月初直擣賊巢山岡陡峻周廻餘三十里立柵開
塹深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臣令前哨官軍
三千人周視攻取地利賊伏兵泥溝箐驅象陣突起
衝我軍所敗賊復從永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

軍後臣等令軍中毋得擅動即調都指揮方英等率軍六千突入賊寨賊首衣黃衣居帳中麾衆拒敵我軍擊敗之斬首數百餘級賊投崖谷自相蹂踐死者甚衆未幾賊驅象八十餘復來衝陣我軍佯却誘整隊力戰敗之而原委右參將冉保勳衛陳儀報云已從東路會合木邦人馬招徠夷民一十二寨降孟通賊首刀門頼元江府同知杜凱等亦報率里車大侯夷兵五萬招降孟連長官司亦保等寨攻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九十餘級餘黨招剛火頭

人等率夷民詣軍門降撫令復業五千餘戶差人守把西嶺渡以阻賊奔竄之路就通本邦信息俱刻期至麓川策應臣等於是添造攻具畫圖分定地方期以環圍齊攻且遣人齎榜招諭賊誓以守拒而不納遂令貴攻西中門臣驥攻西北門都指揮李信內官吉祥攻西南門宮聚攻南江上二門蕭保劉聚攻東北門岳保攻東北出象門分遣少卿李蕡郎中侯進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芻會西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死者不計其數房舍庫藏皆爲煨燼

明日獲恩任發從者詰之云賊父子三人挈妻孥七人象馬數十從間道渡江往遁孟養等處其餘老稚數萬人俱就溺浮屍蔽江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賊所擄掠騰衝千戶所等衙門印三十二顆隨平其巢穴撫其流散臣等于是月十五日班師臣惟自賊梗化于今有年虐殺酋長吞噬部落罪惡貫盈神人共怒臣等奉命伐叛王師所至無不克捷雖賊首父子竄身草野然夷醜皆其讐敵終就夷滅是皆

皇上聖德神武所致實宗社萬萬年之福也

請理軍政疏　軍政

近因清理軍政查得永樂十九年分調北京官軍其戶丁寄住南京者幾四萬人緣其不服屯種操練又不聽原衛管束往往遊手閒曠恣肆爲非況俱在京生長習知軍旅之事若令發遣赴北京操守實爲有益乞將一丁至五丁者全家起發十丁以上有置成產業者五丁起發五丁存留屯操二十丁至三十丁者如例中半起留丁多不願留者聽從起遣庶幾兩京官軍各得其用屯粮有增而人無閒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夏之旭元初　參閱

范司訓奏疏

疏　范濟

詣闕上書　明楮幣

一申明楮幣。夫楮幣之法。萌於漢武之皮幣。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財物不足供給。于是造白鹿皮爲

幣或爲龍爲馬爲龜各立直而不齊凡朝聘之士以薦貢獻之物以爲廷實之需國用賴以少舒至唐憲宗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號曰飛錢楮幣之所始也宋張詠守蜀以錢重不便商賈作交會法仁宗時蜀人以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立務可以利民而息爭競蜀人便之乾道中會子始行凡民間輸納官吏俸給並以錢金帛半之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爲本銀五十兩易絲鈔一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同交鈔一

兩。二貫同白銀一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弊。更造至元鈔。頒行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大率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倒換。商賈欲圖輕便。以中統鈔五貫。赴庫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各王歲賜。出支若干。天下日收稅課若干。各銀場窯冶。日該課程若干。計民間所存貯者。萬無百焉。以此愈久。新舊行之無厭。用計慮之得其宜也。洎辛卯兵起。天下瓜分。藩

鎮各據疆土。農事盡廢。而楮幣無所施矣。天命我
國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蠻。朝貢中國。 太
祖皇帝命大臣權天下財物之輕重。造大明通行寶
鈔。以鈔一貫。準銀一兩。民權趨之。華夷諸國。莫不奉
行。迄今五十餘年。其法少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臣
愚切稽聖人之訓。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謀之勳舊。詢之大臣。重造寶鈔。一準
洪武寶鈔若干。務使新者不冗。舊者兼行。取元日所
造之數而損益之。審國家之用而經度之。每季印造

幾何內府供用幾何給賜幾何天下税課日收幾何官吏俸給幾何以此出入之數每加較量用之不窮

鈔以滯於行財濟以鈔爲財蓄不可久也

取之適宜俾鈔罕而物廣鈔重而物輕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又其要在於嚴僞造之條凡僞造者必坐及親隣里甲又必開倒鈔庫專收昏爛不堪行使之鈔辨其眞僞每貫取工墨五分隨解各于上司又或一季或一月在内都察院五府戶部刑部委官在外巡按監察御史三司官府縣官公同以不堪之鈔燒燬實爲官民兩便此楮幣首末立法之大略伏乞

陛下詳擇焉。其二屯兵要地。夫要地者。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稼。宜令將率兵廣屯種。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虜萬一入寇。毋貪其小利。毋利其遠來。必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俟其憊而擊之。必有所獲。夫我屋居火食。虜乃草行露宿。所恃者馬耳。彼人馬飢疲。豈能持久。退則追之。追則當防其詐。或更出迭走。以勞我師。此亦用兵之一端也。今邊境將士精銳。訓練守備俱有其法。胡虜遠

遯不敢南向臣愚尤慮及此伏乞　陛下更留意焉

其三訓練精銳夫士卒貴乎壯勇尤在於訓練近年以來多以爲故事官吏人民充軍其間白面書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糧遇征差有力者則用錢買免貧弱者乃備數而行軍裝不能措辦糇糧不能自給心寒膽怯而望其赴敵力戰是以往往自斃而脫身逃竄勢又必至今宜選揀壯勇日加訓練增糧賞以優之不堪訓練者令守城擊柝或爲各官之從庶幾各得其用强弱不混伏乞　陛下勅

兵部五軍。嚴加簡閱。其四勾軍擾害。臣在軍伍四十餘年。諳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百戶所差軍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平日結交官長。畏避征差之徒。重賄貪饕官吏。得往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里甲。既豐其餽饌。又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釋之。乃詐為死亡。無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違限二年三年者。有在彼典顧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賄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朦朧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

行文該地方不差軍旗庶為減

之數欲求軍不缺伍難矣自今事故軍士令各衛造

册備申都府兵部發勘合勾取令布政司按察司督

責府州縣依發去勾軍册內鄉貫姓名一一勾取起

解定以到衛限期仍取衛所收管繳報年終朝覲於

實徵內開寫節次取發到某里軍人若干名死亡戶

絕者若干名具奏其官吏姓名并里甲隣人保結文

狀繳申府部以憑稽考庶免差人勾擾之弊其五勸

課農桑夫農桑衣食之本嘗聞神農之教有云雖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由是

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勇兵食二者有國之先務也洪武間每衞七分屯田三分守城且耕且守軍無阻飢近年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虗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軍仰倉粟而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諸役兵之力疲農之業廢矣竊嘗思趙充國之屯先零鄧艾之屯壽春魏武之屯許下倉廩靡不盈溢唐置府兵無事則兵寓於農有事則農歸於伍行之日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輿圖之廣南極

交廣北至窮荒東接朝鮮西暨戎番邊城萬里烽堠無警伏望　陛下勅戍守之將令戍卒開墾曠土每百人限以幾頃耕牛田器五穀之種皆官給之守將督勵凡力田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農業不廢軍民皆有所贍矣其六興舉學校夫學校風化之源人材之所自出其要在於明經致用三代而下至漢唐宋爲卿爲相率由是出若宋之寇準范仲淹韓琦輩以明體適用之學懷致君澤民之心出入將相功在社稷者是也國朝自洪武之初開設學校內有監

外有學教養之法甚備士之由科第由歲貢而進者彬彬然列於朝矣然近時士氣失養委靡不振何敢望其致君澤民以企及前人哉伏乞　陛下勅郡縣學簡民間俊秀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俾講習經史俟其有成而後充貢既貢國學朝廷則優待之厚養之祭酒司業博士則教之訓之賢者舉而用之使其氣不餒則其志益充出而為用者豈無其人若宋之諸賢哉其七息偃兵戈益開武以止戈為貴兵以靖亂為武非聖人好用之乃不得已也湯伐夏救民

武王去商除暴因其不道民怨天怒而伐之也豈有私於其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振乾剛之德舉一旅之師逐胡元之昏君除羣雄之暴虐大一統之基圖致文明之盛治誠繼美乎湯武者也然治定功成不恃富彊不尚功力不窮兵不敢游不巡幸奢不踰禮儉而得中誠帝王之模範後世之龜鑑也然安不忘危者固人君所當謹以忿用兵者尤人君所當戒臣請以漢唐之事言之漢高帝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帝以復讐帝以忿恥爲已事唐太宗

率師禦突厥於便橋求聞靖勸諫帝以弗禦帝以忿
憤而決戰此高帝太宗不以犬羊之觸犯而輕用我
中國之將士也洪武五年 太祖皇帝命將出師翦
清沙漠以糧餉不繼旋師即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
西陽武谷口訓兵練將清野以待自時厥後內修政
教外嚴邊戍廣屯田興學校課農桑罪貪吏徙頑民
不三五載間胡酋朶兒只把獻女不顏帖木兒乃兒
不花西番三副使癭嗉子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
臣愚伏望 陛下遠監漢唐近監 太祖惟以安不

忘危為戒毋以征討夷狄為意毋以忿怒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嫠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申吟之聲則將無倖功士無夭闕將見胡虜自服零物自至皇祚永隆於萬萬年矣其八沙汰冗員夫官者理天之工也民者國家之本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上之爵治邦國之民以理天工豈容置繁冗之員以朘民之膏血哉在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制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城

兆民厥後設官愈多而治效愈不及古是以官不在多而在乎得人國家平定之初因時損益以府為州州為縣何歟傷大亂之後土廣民稀也洪武七年以糧不及俸又減并小縣自此糧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知縣丞簿民少者止設知縣典史政教敷行民安事輯近年以來藩憲二司府州縣官比之原設倍而又增政愈不治民愈不寧奸弊日生欺詐日有其中官有不能聽斷者吏有不諳文移者乃容留續寫之人在官既影射差徭又撥置事務詞訟繁多民受

其害賄賂公行刑獄淹滯此皆官冗吏濫之所致也伏乞　陛下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吏依洪武中額設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嚴加考覈公其黜陟務求賢能以蒞衆職斯足以理天工子天民而天下大治矣

濟故元進士也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西知府坐累謫戍興州疏上時年八十四矣

上命吏部以爲儒學訓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彭 賓燕又參閱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序 陳敬宗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序 麓川

即王驥也驥威寧伯殊不稱若達文集奏疏別類求見示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四海臣妾，萬方職貢，際天極地罔不歸心，而蕞爾小寇麓川思任發自恃南徼

險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　皇上
命將出師，往征之一時同拜　命者，監軍則太監吉
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叅將，則都督李公劉公，
給餽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蓮軍律，則僉都御
史丁公，茲六君子，皆智謀勇畧之士也，兵部尚書兼
大理卿王公，萃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且素著西鄙
韓范之功，簡在　聖衷，非一日矣，于是復命公總督
于其間，俾專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
臣，莫此爲重，公遂祗奉　上命以行，精選騎卒，堅利

戈甲、整齊部伍、虎賁十萬、旌旗蔽江而南、號令嚴明、軍中肅然靡不奮厲、惟恐其或後也、師抵順寧、公命分東南二路以進、復誓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當褁糧深入、諸將士用命不用命死生所係宜共戮力滅賊、以圖報稱、且與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恃者、山之險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火而繼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已覘炊之之術矣）衆皆然之、自是南路則破大候州、破上潞江、破杉木籠、破馬安山、皆如初討東路則破永帖烏木、又破丙嶐孟雷孟通諸寨、亦

如初計，師抵麓川，鼓鼙震驚，如霆如雷，騎卒驍勇如熊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爲官軍從天而下也。惡欲從其震懾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未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斃于鋒鏑與其赴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巢穴爲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洗滌掃蕩妖氛廓淸，乃遂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　聖上威德無遠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略，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馭豪

傑以作其氣則其克成大勲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侯行師程子以爲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今觀公于將士雖有專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與六君子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討謀也得豫卦行師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徼俾 朝廷無復南顧之憂者公之功豈淺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炳然直與古之儒將爭光後先昔周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李唐裴度平吳元濟江漢皇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

李公謂公之功業炳炳如此又安可無述作以

紳其盛乃屬予言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今官此儒者遭遇之極盖不特縉紳之光寔爲 邦家之光也是爲序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太學

文定公孫鴻漸京下振以禮幣求書公及其禮幣竟不往見振明公公爲祭酒十八年不還云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唯强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

鬱先生耄昏弗能勝大用僾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脊令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恐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 上嘉並釋之于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歎息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出道州刺史太學

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請留城、守闕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乎、亦謂自蕃後、訖千百年不可復、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　天聽排釋難困。于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

爲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詡詭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倚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禀然亦先生訓導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

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題擢京闈鄉試高第、
說者咸以爲積善之報、理或然矣、

記

重建武學碑記 武學

洪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
聿新治化、首建太學于京師、暨設庠校于郡縣、以養
天下之賢、爰念文教誕敷、繇乎武功之首定、中外宣
力武臣、雖已報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教養以
世其祿、于是作室數百區、于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

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堂齋于虎踞關之北延儒
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歲久學舍傾圮講肄
弗勤乃正統辛酉 朝廷命駙馬都尉趙公輝徹而
朝特命駙馬修建亦是創典
新之飭五材訓百工則有若少司空括蒼吳公董率
役夫勸懲策勵則有若指揮戚貴千戶嚴武經畫布
置總督程度則惟出于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盡
其麓有覺其楹而如翬斯飛矣約之閣閤築之橐橐
而周墉聿崇矣 先聖有神栖之殿師生有講肄之
堂有游息之齋以及廊廡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

輪奐爲之一新猗歟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書曰俊以明之詩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于學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別設武學置武成廟而文武之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武博武諭誘誨學者其法則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恩也念夫東征西伐之際諸將官衛冒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于世而其子孫幼而寡識使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

君臣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勇略神機妙筭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强引重越騎運槊。不過一卒之麄材耳。襲父祖之勲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能。以俟異日　朝廷之顯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者。雖然。不難為弟子。而難為于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于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亦未之聞也。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既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于是乎書。

寧波府重修茅洲閘記　寧波府閘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碶，不知創始何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閘于邑之西嶼鄉，緣築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易洩，歲屢弗穫，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等，以是閘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　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于北，土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悞灌溉甚久，今耆老白于郡太守陸公，謀欲遷築之，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大江，而西流轉繞丈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

田官庄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閘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博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少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閘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消消而流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已退有悞灌溉益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巳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於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閘每閘高

一丈闊若干聯一石梁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閘各下木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溉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穀五穀之資莫急于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急于閘壩閘壩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五穀秀而實穎而栗雖有鑠石流金焚林焦土之亢暵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

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閘之遷築者、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焉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渠、溉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由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

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冉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弟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于凡脩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惡者重民命也茅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嗟夫太守公其賢于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總若干經始于天順戊寅成于次年　月　日費不科于民工不出于官成大功于聲色不動之中誠可謂難也矣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武學夫子碑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致太平武以戡禍亂文武兼資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熙洽矣而猶不免于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干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嘗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樂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爲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人圖其像而配享焉宋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武諭博士學諭

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爲武學博士可謂重矣 國家偃武修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子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彭勗以爲言 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于南京敦化坊選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冀其有成也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賢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徐公

琦、疏請復刱先師孔子廟于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位于殿于廡、一遵太學之制、遂穆軒敞、金碧焜燿、凡遇朔望、師生謁拜于階墀之下、肅雍瞻仰、莫不悚然而起敬、猗歟盛矣、起事于正統戊辰十月、訖工于景泰庚午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贊之襄之則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撫都御史張公純、都督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爲記、惟孔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侔日星、前乎百王之既往、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爲

法正三綱而叙五常尊中夏而賤夷狄禮樂征伐文武弛張莫不繇孔子而後定誠所謂萬世所永賴者也或曰前代尊武成王俾廟享于武學之中今而易以孔子竊恐名之弗稱也嗟乎是何足以知孔子哉孔子用兵之法乃帝王仁義之師也其言具載六經若易之師卦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小人勿用書之牧誓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詩之皇矣則曰是致是附是肆是絕得弛張之道焉春秋夾谷之會齊師鼓譟而起孔子折之以禮

而齊侯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師，受成于學。執有罪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于萬世者。如此。兵書云乎哉。使司教者，先曉之以六經行師之正。而又諭之以七書料敵制勝之奇。講釋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爲 朝廷之用。盪滌邉陲，策勳立業。將不在于古名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作興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生勉乎哉。是爲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